

世界杂谈

也许是受了明清小说中那些对佛门不恭的篇什的影响，每有参观寺庙的机会，我总是站在外面等着同行的人。某次因为等得太久，我忍不住抱怨了一句，一位同行立即面色发白，说你这样得罪菩萨会遭报应的。但我颇不以为然：不是说菩萨慈悲为怀、所谓“菩萨心肠”吗？这么一点不敬就要报复，这样的菩萨还是菩萨吗！持我这种认识的也包括了僧人。某次几个朋友访庙，我照例在庙外等着，身边一小儿问一妇人：小姨家那么穷，还送那么多钱给菩萨，菩萨真能保证她生儿子么？若是不能，那她不是发傻么？那妇人怪小儿胡言乱语，大打出手，小儿大哭。一直石头般默然蹲在旁边的一位老僧忽然说：这位大姐，你错了，你儿子对了。

这些年忽然发现信佛似乎成了一种时髦。在我参加的有限饭局或茶座上，一帮人一旦坐下，必有一二男女声称已皈依佛门，伸出手腕，指那串木头珠子在哪座宝光大刹开了光，自己被哪位大德高僧收为了俗家弟子，等等，颇有高人一等、余者皆是俗物的自得。

我同样颇不以为然：即便信佛，信的也该是佛经佛义。所谓皈依，是皈依佛，皈依佛的宗旨，而不是对某座寺庙，甚至某个僧人的人身依附。“和尚”在佛教里是“导师”的意思，并不是佛的代表，更不是佛本身。信徒们给佛上香、上供、贡献钱财，僧人以之维持寺庙和僧众的生存，以“安僧护教，弘法利生”，多少说得过去，但打着佛的旗号用宗教的名义制造迷信、控制思想进而敛财致富，就很难说是“事佛”、是“慈善”了。这样的“大德高僧”又有什么可“皈依”的呢？将“信佛”作

自信地生活

陈世旭

为一种时髦加以炫耀，不过是一种俗世的虚荣，与声称以禁欲为戒律的佛门又何缘之有呢？

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。以一个局外人对佛教极其有限的认知，释迦牟尼并没有自封为佛，也从来没有说要成佛。所谓“佛”，印度语的意思是“觉者”，即“有觉悟的人”。觉悟乃是人的常态，并不是要“达到”的某种目标，而恰恰是依据自己内在的力量从任何外部的教条中脱离出来。以某种“目标”诱导人是一种古老的诡计。在网上见到某位被媒体热捧的明星“高僧”的教训，说“人最大的迷妄是不知有来生”。作为对佛的理解，这本身就是一种迷妄。凡人诸善奉行、诸恶不作就是“彼岸”，就是“极乐世界”，真正向佛的人的正确态度应是只问耕耘，不问前程。释迦牟尼临终再三吩咐：“我什么法都没有留下！我什么都没有说过。”释迦牟尼再三强调“放下”、“灭度”，让人放弃对所谓“佛”的“执迷”。而世人对寺庙、菩萨和明星“高僧”的盲目崇拜、事佛者从迷信人群中掠夺钱财的无法乱象，是与释的精神背道而驰，最终只能损害佛教的声誉。此所谓“灭佛者，佛也”。

所谓修行，其实就只是努力做好自己。而不是让宗教信念、教条和仪式，改变自己、取消自己体验内在智慧的可能性。即便讲“成佛”，也指的是成为普通人的人，最可靠的“法门”是亲自验证。一个人在心理上不依赖任何人、任何环境，不轻易接受未经自己探索和理解的一种“真理”，真正爱自己的生活，才可能有真正的生活。

这才是释迦牟尼给世人的真正启示吧。

小·狗贝妮

(新加坡) 王文献

贝妮曾属于朋友 B，B 对它爱若至宝，后来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，B 无法再照顾贝妮，于是它被朋友 A 收养。A 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孩子，无微不至地照顾它，贝妮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
每次我们去 A 的家玩，贝妮都雀跃万分，它会先和我们玩一会儿，然后就乖乖地趴在我们的脚下，有时也会友好地蹭蹭我们的脚。A 说，它对任何人都没有戒心，过去的阴影已经不复存在。

贝妮在 B 家里的时候，起先一切都好，后来 B 患了精神方面的疾病而不自知，开始虐待贝妮。B 独居，无人知晓，贝妮被折磨得全身都是伤，A 在很偶然的情况下，发现这件事后，不仅救了 B，送她去看医生；也救了贝妮。据兽医说，若再迟些日子，贝妮可能连命都没有了。

很多朋友听说这件事之后，都劝 A 把贝妮送去动物收容所，因为这种

被严重虐待过的小动物，身体上的伤可以慢慢治愈，但心灵上会有很大的阴影。A 有三个年幼的孩子，万一小狗发生异常情况，对小朋友可能有一定的威胁。

但是 A 太同情贝妮了，她很坚决地把它带回了家，并且告诉家人，要给予贝妮双倍的疼爱。在 A 及家人、兽医的共同努力下，贝妮身体和心理都恢复得很好，又是一条很健康的小狗了。

然而 B 又患了其他方面的疾病，临终前想再看贝妮一眼。这个要求让 A 进退两难，如果不带贝妮去见 B，对不起 B；可是若带贝妮去见 B，又觉得很对不起贝妮。B 说她这一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，只因生病不自知才会对一只狗做了错事，无论如何希望能有机会对贝妮说一声对不起。

A 终于决定带贝妮和我们一起去探望 B。看到睽违已久的 B，贝妮显然还记得她，也记得以前种种，它用爪子死死地抓住门边，不肯向前一步，还发出惊恐的吠叫声。B 泪流满面，连声道歉；A 和我们也不断地告诉贝妮，B 病了，是因为生病才那样对待它。

狗通人性，贝妮明白了，它缓缓走向前主人，乖顺地依偎在她的怀里，B 说，她再也没有遗憾了。所有在场的人，都非常感动，为小狗贝妮的宽容。

夜光杯

序跋精粹

关于香港，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摩天大楼、人头攒动和琳琅满目的购物综合体，如旺角、铜锣湾、海港城之类，总认为这就是香港。其实，香港亦如我们所见的众多城市一样，也有自己的另一副面孔，小街小巷、乡下、集市，甚至还有城中村，在香港叫做“围村”。

围村的本来意思是“被城墙包围起来的村庄”，在 1842 年英国人强占香港之前，已经出现，并成为这一地区居民的主要聚集地。后来随着香港的城市化步伐，围村的城墙逐渐被拆除，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高楼。围村不再被城墙所围，而是被高楼圈住，成了城中村。

2016 年 1 月 26 日，香港最后的城中村消失了，消失在了城市包围农村的最后攻坚仗之中。这个最后被“消灭”的城中村叫黄大仙衙前围村，一个有着近 700 年历史的老村。至此，香港市区原居民围村成为历史。

在看到相关媒体对此事疾风骤雨般炒作之后，我便四处打听衙前围村的具体位置，想在拆除之前见识一下香港城中村的真面目。但是，衙前围村在普通百姓那里却是鲜为人知，几个路人都是一问三不知，甚至对我投来异样的目光。他们可能有所不解，一个即将拆掉的围村有什么好看的。我并无要去凑多少热闹的意思，只是看看香港这样气势磅礴的

我非常佩服王渭大哥那种特别的生命态度，想知道他的那种生活动力是怎么产生的？他走路生风，虎虎生气，音若洪钟，中气十足，就好像一股活水的泉眼，终日里突突冒个不停。

大约五六年前，他通过其他朋友找到我，告诉我他们要组织一个文化艺术家的后代为主要成员的联谊会。每一年的下半年开始，他会挨个通知各位艺术家后代，其中大多数都已年过半百甚至七八十岁的人了。他会先召开一个由几位骨干参加的筹备会，策划第二年元宵节联谊会活动的一切细节，之后第二年的元宵节前后，一定会有一个热闹非常、活动内容丰富的聚会。

如今，王渭大哥已经

在鲁迅《且介亭杂文·序言》中，有段话非常有趣，他说自己的书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，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，“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，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，几个瓦碟，但也希望，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”。这用的是他一贯的自嘲口吻，但说得真是太谦虚了，其实他这本书打开时真有一种“光辉灿烂”感。

如把这话移用到我们的一些小书——比如眼下这本《绘本之美》，那就变得很切实了。我这书里，真的只有“几个小钉，几个瓦碟”而已。

全书分两辑，上辑全是“小钉”，数量略多，总计三十三颗。这是从我为儿童图画书所写的导读中选出来的。下辑则是“瓦碟”，数量很少，只有三只，这就是所谓论文了。谈的是原创图画书与引进图画书的差异，为什么学龄前儿童需要发展想象力，以及理性和审美的异同。钉子和瓦碟强调的都是儿童本位和审美想象，两相对照可，只读其一亦可，各取所需就是。

有两篇导读我想特别谈谈。其一是关于克拉森的新作《山姆和大卫去挖洞》的。那是两个孩子挖宝的故事，他们不断与想象中的宝物失之交臂，洞越挖越深，结果挖穿地底，掉到了另一个地方，与原来的家差不多，于是他们各自回家了。

很多人（包括画家克拉森）认为这就是一个新的地方，他们没有回到原点。我则坚持认为，他们“基本上”回到原点了——这原点已不是本来的原点，因为生活在变，他们在长大——在挖洞一类的游戏中长大，这就是他们得

有一种旺盛的生命力

吴霜

七十六岁了，生命好像是倒着生长的。腰杆挺得比几年前似乎更直，讲话比先前越加的斩钉截铁，态度更是坦诚而愉悦，令人产生深度信任感，而最重要的是他的组织工作随之更加细密而有效了。

他不仅组织了这个在文化圈中名声鹊起影响不小的联谊会，还组办了诗歌朗诵社、开文化讲堂，参加合唱团的排练演唱，更有甚者，最近他又在朗诵者们聚会的基础上组织起了一个新的合唱团，请了一位专业的指挥者以提高排练水平。

微信被他充分利用了起来。他为合唱团建立了一个艺术团群，我是作为“艺术顾问”的身份被邀请进群。几十人参与其中，每个人的语气都是兴奋而开心的。他们大都在中年以上的年龄段，不少人已经退休，但身体健康，精气神十足，他们大都是王渭大哥的诗歌朗诵团的成员，平日里经常练习朗诵并且在许多地方演出。我曾经被王渭大哥作为参演嘉宾请去演唱，每一次他都会贴心地给我电话告知：吴霜，我为你特别申请安排了演出的劳务费

到的“宝物”。须知，任何故事都是要在一定程度上“回到”原点的，起承转合的“合”是这个意思，把故事编圆的“圆”也含此意。如果写孩子挖洞真的挖到了另一个世界，正如写孩子想上天最后真的上天了，写孩子想入海最后真的变鱼了，这种单向发展是难以成为故事的。画家为什么最后要画一个几乎完全相似（只有个别细节上不同）的底呢？因为他的艺术直觉告诉他，必须要回到大致的原点才能成立，虽然他的理解与这直觉相抵触。当年俄国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宁可与屠格涅夫闹翻，也要在屠格涅夫小说《前夜》中发掘出作家本人并不认可的内涵，事实证明杜罗留波夫的剖析完全对。我想，这正是我们的审美批评应该坚持的一种“迂执”。

其二是《我们为什麼感动》，说的是美国图画书《勇敢的心》。这篇导读在《文艺报》发表时，有一位先生在网上评议说，此文只说了自己感动，什么也没谈出来，大概作者名气大了所以报纸才发。我看过后哑然失笑，因深知自己从来就不是名人，但也警觉地回顾了写作过程，并仔细重读原文。我发现，这篇真的不是空文。其实这一篇的写作是很困难的，此书每读一次都感动，但就是不知怎么写。于是我仔细拆析自己的感动：在哪一页、哪个画面上动情了？在哪里又强化了？到哪个环节上有点不能自已？眼泪是在哪个点上涌出的？这样细分以后，才找到感动的奥秘，于是才有所写的内容。也许，这也可算一种写作的方法吧？

（本文为明天出版社《绘本之美》一书自序）

香港最后的城中村

许志杰

大都市，原来的面目是怎样的，藉此更多地了解香港的过去以及城市发展轨迹。

我的坚持终于迎来一位热心的知情者，他给我画了一张小小的地图，把我引到了位于九龙城区中心的衙前围村。

此时的衙前围村一片狼藉，被清空的低矮旧居，门窗四散大开，一地的垃圾。还好，真正的拆迁工作并未立即展开，老街、老墙、老房子依旧。特别是被称为衙前围村三件宝的“庆有余”石匾和天后庙、门楼，依然完好屹立，还被相关部门派人看守，以免遭不测。

相传，衙前围村在南宋时期建成，其祖先据说是南宋末年跟随帝昀仓皇南下的大将。所以很多人认为围村村口的“庆有余”三字为宋末代皇帝所题，而衙前围村也因此被称作“庆有余”村。已有 300 多年历史的天后宫，当地人又叫黄大仙祠，因而也有黄大仙衙前围村的称谓，甚而还有九龙黄大仙祠街道。

用，不多，可是我特别为你争取的哦。希望你不嫌少，一定来为我们的演出添点儿彩。

不久前，我接到他发给我的微信，还有电话，请我去参加新的合唱团的成立大会。当时我想，哇，说干就干，真的把合唱团也弄成了？后来看到他在微信群里的各类通知我看出了端倪，原来他是使用了一些“手段”。首先他告诉我，朗诵和歌唱并不分家，喜欢朗诵就应该学会唱歌，登台唱歌会大大提高大家的朗诵能力。另外，艺术团的朗诵者必须参与合唱团排练，不得用各种理由避开演唱的排练，这是纪律，除非有特殊原因不能来的，每个人都必须执行。

大家都信他的，大家都听他的，于是大家都按照规矩做了。第一次排练是在合唱团成立的当天，我去了。王渭大哥请来了一位从美国学成回来的专业歌唱家。那是在西城区的一个文化馆内，这个免费排练厅也是王渭大哥通过关系联系到的。排练场地很理想，有舞台，有钢琴，有观众席。我坐在台下观众席里，看着新指挥一个个的把团员请到台上去试声以确定声部。王渭大哥坐在我旁边，轻声得意地对我说，这是他在观看欧美同学会合唱团排练时力请过来的指挥，“我跟他商量，给他的排练费用不高，但是我的态度诚恳打动了他，他同意了。”是啊，大哥，我也一样，你的诚恳态度同样打动了我，因此每一次只要是你出面，只要时间允许，我一定出席你组织的每一项活动。

没看完他们的排练，我离开了那个小剧场。一边沿着弯弯曲曲的路径向外走，眼前一直闪现着王渭大哥的身影：一位举动轻盈、面色红润、声若洪钟、毫无老者之态的老者，带领着一群同样态度积极欢声笑语的业余朗诵和歌唱者们，行走奔忙在大小排练场和剧场的前后台，态度比之专业团体丝毫不差。这是什么状态？

一种无可比拟的旺盛生命力扑面而来。

十日谈

行迹

关于衙前围村的拆迁，从 1982 年起就开始了。1998 年现香港市建局的前身土地发展公司宣布重建衙前围村，次年获得当局支持并通过重建方案，2007 年市建局启动重建。根据重建方案，围村内 8 间结构保存完整的石屋会先行拆卸，保留砖头，实行异地保护性重建。而“庆有余”石匾、门楼和天后宫则原封不动，作为古迹保留围村的历史氛围。

走进衙前围村，会感到一股浓浓的中国南方村镇的味道，“庆有余”门楼两边的对联“衙前呈瑞霭，围内降祯祥”和大红灯笼，散发着将要过年的节庆气氛，很是温暖亲切。可能是那几天正好赶上香港 59 年来的超级寒潮，围村空荡，只有三三两两的爱好者举着相机，匆匆拍照，急忙离开。越来越快的城市化进程对于难以割舍的乡愁、乡思、乡念、乡恋，是一个极大的挑战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都是需要勇气挥手再见。

离开衙前围村，尽管这是一个与我毫无关联的香港城中村，却也让我唏嘘。人类不把前行的步伐减缓、抑或停下，就永远生活在自己亲手挖下的大坑中，痛并或许快乐着。

天目山农民生财有道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

室内系列 (中国画) 石晓